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8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晨光里的三水湾

泰州刘香河

晨起,路灯还亮着。灯杆上“吉祥”“如意”字样的灯箱式灯笼,通体发着红光,很是耀眼。马路两侧的香樟上,鸟鸣不断。小城便在这鸟鸣声里慢慢醒来。

此时,三水湾街区的街道上,有中年男子踩着碎石晨跑,手上的一双白手套,在晨光里有节奏地摆动着,颇显眼。没过多久,又有一身体修长的女子,沿街慢跑,只见其腰间系了件薄羽绒衫,多出几分干练。我的目光尚未离开那女子,便听得身后有“啪、啪、啪”快节奏脚步声响起,一身苹果绿运动服的男青年,从我眼前一闪而过。

凤城河,水平如镜;望海楼,临河矗立。河和楼,淡成一幅江南水墨。而望海楼的对岸,两处施工现场,早已人头攒动。戴着施工安全帽的男男女女,运石材,铺地面,吊钢架,一派忙碌。走近询问,得知在新建一处亲水平台。

跨过百凤桥,来到西侧的另一处工地。但见一根根钢架房梁竖立着,说是要建一条“观鸟街”。不知都有哪些珍稀品种入街,让人很是期待。

由三水湾街道步入老街,吸人眼球的是由车厢改造而成的一个个时尚潮品小屋:“老过咖啡”“铁板虾滑”“老广牛杂”等等,风格各异,风味定然不同。别看现在一节一节车厢都很安静,那是你没见到它们在霓虹初上之后的喧嚣。

这几年,地方上主打“泰州早茶”品牌,老街上名头颇响的“古月楼”早茶店,被泰州文旅集团收购。这不,店招上,出现了“文旅”字样。

“零拷”,最开始出自沪语,其实就类似于现今商家散装、拆零卖的意思。许多年前的一些糖烟酒店可以“零拷”,有些宾馆饭店外卖部里也可以“零拷”。

那时用来“零拷”的啤酒柜通常有一人多高,往往两个柜子拼在一起,大约有二三米宽,柜门上都有一个精致的水龙头,有顾客前来“零拷”啤酒,店员便会用一个大大的塑料杯接酒。每年尤其到了夏秋时节,店家啤酒的“零拷”生意好得出奇,许多店家时常出现售罄的盛况。

那时“零拷”啤酒才6分钱一杯,用的杯子和现在的扎啤杯差不多,大多是半升左右的塑料杯。特别是到了周末,往往会出这样的场景:市内几家国营大饭店门前排了长长一队手提铝制水壶前来“零拷”啤酒的市民,一水壶正好装10杯啤酒。买到的,个个喜不自禁,提着水壶乐颠颠地朝家走。

除了啤酒可以“零拷”之外,酱菜之类也是可以“零拷”的。酱菜不是像现在超市里用玻璃瓶装或是塑料袋真空包装的。那时包装通常来自南湖里的荷叶。每到夏季,人们会把新鲜干净整齐的荷叶采摘下来晾晒,然后趁着早上有露水的时候把它们收集起来打包成

南京李泳

7月16日我应邀到河南商丘讲学。一场关于创新评价制度的讲座和一节五年级的数学示范课,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向当地老师展示我的理解和设计。

活动上午8点半开始。清早,接待的姑娘打来电话,对不起刘老师,这么早打扰您!夜里下大雨,路上积水深。教育局考虑到安全通知学生不外出。没有学生到校配合上课,可不可以全部改为做讲座?

对这次活动我是花了一番心思认真备了课的。很多老师爱做讲座,不愿上课,因为讲座都是事先预设好了的,而上课却充满了各种不可抗力因素,现场生成精彩还是惊吓无法预约。

我安慰接待人员不要担心,并提出三种方案供选择:1.课和讲座照常进行,变“有生教学”为“无生试讲”;2.邀请听课老师上台当学生模拟课堂;3.把示范课换成讲座,纯讲座。姑娘听我这么一说平静下来,决定到现场问问参会老师的意见。

作为一线老师,课堂是我们的主阵地。我们需要理论引领,丰富丰满支撑自己的教学,更需要理论引领下的课堂放样让老师们可学可用。教而不研则浅,研而不教则空。教学理念再新再好,不能有效落实到实际课堂中,皆为空谈。

挂了电话,急打开窗,空气真好,清新温润。雨还在下,地面汪了很多水,明晃晃的大镜子似的,远处连成一片天。树站在水里,蛙声一片,此起彼伏,甚是热闹。几十年没听到这么亲切又欢乐的蛙声了。

南京刘桂芹

进得店来,一副楹联映入眼帘:馄饨初开千张干丝起峰峦,蒸笼将现万种气象欲呼出。行楷的书体,十分雅秀。

从营业员口中得知,此店节假日外地游客特别多,尤以上海客为最。一天数万元的营业额,多为他们所贡献。长线客,当然是泰州本地人。泰州人有“早上皮包水,晚上水包皮”的生活习惯,吃早茶实乃一种生活常态。

七点刚过,厅堂里只有四五桌食客,有单点一碗干拌面,抑或鱼汤面的,有点烫干丝和点心的,也有点心、干丝、面条都点的。食客们边品尝泰州早茶,边谈天说地,好不惬意。

这当口,一老年男子挽着一拄着拐杖的老妇人,进得厅堂,择定楼梯口方桌座下,要了一份手工干丝,一只蟹黄包,还有一碗鱼汤面。我一看,他们二人大概是老两口,否则不会合吃一份。不止于此,他们还应该是常客,否则不会如此会吃。他们所点,正是泰州早茶三宝。一经交谈,我的判断拿了个满分。

日头高升,我向西出三水湾街区,上了鼓楼路。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得南山寺宝塔的金顶熠熠生辉。塔旁的马路上,大大小小的车辆,川流不息,有了车水马龙的意味。忽然,七八辆电动车首尾衔接,鱼贯而行,且车子的后座上都坐着一位穿深蓝色校服的学生。这些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?这也是学生家长们的日常吗?

不经意间,有两三个骑轻便自行车的小伙子潇洒而过,望着他们青春飞扬的背影,笑意在我的脸上浮现。

捆。由于荷叶表面有露水时韧性好,不易折断,有人来收购,再卖给商贩用来包装小吃和熟食。

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娃,夫妻俩收入又少,家庭经济负担重,往往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尤其吃饭时端上餐桌的菜肴非常单调。记得当时我家住的那个院子里,有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三个弟兄姊妹,其中老三特别早熟且聪明伶俐,正在读中学,大家都叫他“小三子”。他父母和兄弟姊妹白天上班干了一天,晚上回家感到身体疲乏,做母亲的煮上一大锅稀饭,再蒸上一锅馒头,然后派刚写完暑假作业的小三子到附近酱园店“零拷”些酱菜回来下饭,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一任务——他居然能够用母亲给他的一角钱,“零拷”来五六种不同花色的小菜、其中有南湖菱、平湖糟蛋、漂篙苕、螺蛳菜、玫瑰大头菜等等,端上夏日的餐桌,五颜六色,赏心悦目,且咸甜搭配,非常下饭。

要知道,小三子当时花上区区一角钱,兼样“零拷”来了五六种酱菜,店员从坛子里一份份夹菜出来且不说,光一份份上秤,需要花去店员多少时间与精力?

“零拷”,“拷”的是习惯,用的是情怀。

从住地到承办学校好容易打到车,开车像划船,悠打悠打,窗外碧波荡漾。迎面来车激起的浪花更高更大。到学校门口司机想靠边停车,到处摸不着“边”,四下全是水。见有老师蹬水走过,我不由分说脱掉鞋一脚扎进水里。接待姑娘看呆了,不行不行你是专家。我说,快走!不要耽误老师学习。

提着裙子踏着水花,感受夏日清凉,心情滋滋亮了。童心未泯,时不时快走几步,猛踩踩水,更多时候是划水。被水轻抚按摩中,有活物撞着我的腿毗溜蹄过,很想像小时候那样追过去抓起来看个究竟。担心老师们久等,匆匆作罢。

主持人偷拍我冒雨蹬水前往报告厅的照片发到活动群里,说让商丘老师看看南京来的专家精神,大家必须好好听讲认真学才对得起专家的付出。报告厅里座无虚席,老师们坐得整整齐齐。我光脚走进报告厅,得到老师们站起来长久而又热烈的鼓掌,真被他们感动到了。我们这是双向奔赴幸福的旅程。

果然如我所料,三种方案一出来,老师们选择第二种方案。他们不想错过课,讲座和课都想听。我积极回应,备好课件,拿出教具、板贴和学习单,和一群特殊的“学生”上了一节精彩的数学课。所有“学生”都在积极参与学习活动,有思考后的喜悦,有碰撞后的启发,有习得后的满足,也有困惑后的豁然开朗。精彩的“演技”不时博得台下老师的阵阵掌声。

活动结束后,一位热心的老师开车送我们出去。我默默拍下老师们离去的背影,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。

洗澡

老家人,不说人困了、累了,而是说萎了。我觉得这个“萎”,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草木萎了,叶子会耷拉下来,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把人困了、累了,比喻成草木之萎顿,不是很形象逼真吗?比如麦收季节,常听父亲与人交谈,说,连续打了两个夜工,太萎了,上眼皮下眼皮粘在一块。对方回说,嗯,是很萎啊,两条腿萎得搬不动。

夏收之季是农村最忙、农民最苦的日子。天一亮,就放下地割麦,然后挑麦把、装船运送、堆放,夜间脱粒,每天都要劳动接近十八九个小时。父亲常常于吃饭时,饭碗一丢就打瞌睡,只一会儿,一个激灵,浑身抖动一下,醒来,两只大手在面颊上猛搓几下,立马投入夏阳里,开始劳作。我想,父亲那个短短的瞌睡,胜却万千的酣睡。再看看村子里的男男女女,一个个面色黧黑,眼睑下垂,走路脚在地上蹭,身体像在半空中,飘飘的,真像秋霜后的茄子,萎了,蔫了。那毕竟是一个付出艰辛劳作,而有饭食之忧的岁月。

乡人们把疲累了、困了说成是萎了,再生动不过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到一镇子上的中学任教。学校后身不远处就是一家街道办的浴室。浴室简易之中又有雅致处,洗澡是浑堂子,没有淋浴,更没有桑拿。所谓雅致,是大通铺之外,还有几个面积小、一人一间的雅间。雅间内,有茶几,有躺椅,还有存放物品的小柜子,干净些,清静些。不过,雅间的澡盆较之于大通铺略高点儿。

那时,早春深秋以及冬季洗澡,还得借助于浴室。

当时,我教两个高中毕业班的语文,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大作文,每天一篇小作文,批改作文的工作量很大。我中午没有午休的习惯,晚上改作文也是常事。人不是永动机,总有萎的时间。怎么办?洗澡。

浴室坐南朝北,进了大门买了澡筹子(窄窄短短的竹片),掀起布帘进入内室。内室靠墙围着一圈通铺,再往里就是浴间,浴间内有一个大大的方形浴池。通铺的边上辟出几个小小的雅间。我进去先给跑堂的师傅们散一卷烟。师傅们都知道我喜欢雅间。有时,雅间空着,师傅们就直接安排我进去。有时,没有闲着的,师傅会让我先在通铺上坐下,洗澡,然后瞅得空,将我的衣物搬进去。

我洗澡,倒不完全是为了洗除污垢,主要是在暖和的空间内眯一会,休息一下,恢复体力。那个时候眯一会,是天下莫大的享受,就如父亲的瞌睡。

在浑堂里洗洗蒸蒸,出了浴间,师傅用一条很烫的毛巾帮我全身擦一遍,热流在全身涌动。雅间内,点上一支烟,喝一杯茶,师傅又送来一条滚烫的毛巾,头部擦过,捂在脸上焐一会,筋骨放松,毛孔舒展,舒服极了。躺下,睡上半小时一小时,那种感受真不是言语能够表达的。

有一次,我在外间的吵吵声中醒来。一个说,那个人在雅间多长时间了,还不出来?另一个说,这个人前面学校的老师,辛苦了,困了,多睡一会儿,不要吵,让他再睡一会,老师辛苦啊。那是跑堂的声音,我熟悉。

我赶紧穿上衣服,向跑堂的和浴客打了招呼,离开。

自那以后,我萎了还是洗澡,但不会在雅间逗留太长时间,尽管师傅们一再表示,没有事,你困了,就多睡会儿,我们会向浴客说明情况的。

我离开那个镇子已经三十年,但那几位不知姓名的跑堂的,特别是那位瘦瘦条条、脸膛黑红的五十上下的老人,至今没忘。

高邮姚正安

龙门阵

山乡的夜都是美丽的,夜幕缓缓拉开,主人将畜禽赶到圈里,没有了汪汪的狗叫、哞哞的牛声、喔喔的鸡鸣,农家院子也开始宁静起来。

刚经历了酷暑,初秋之夜正是乘凉的好时光。热情好客的老闫是清滩村的村委会主任,他家的院坝边还保留了一座用了好几代的石碾,虽然早不用了,但碾盘和碾磙还在,自然成了乘凉人的座位。在碾的四周,有用过的磨刀石,栽下的香樟树,屋檐下还放着旧风车,宛若一道古朴的风景线。乡亲们乘凉是很随意的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,龙门阵也没个主题,就连坐的也随心所欲。有的坐碾盘碾磙,有的坐自带的小凳,有的垫块石头随地而坐,也有的靠着秸秆半躺半卧。老闫讲,只要每天吃完晚饭,没啥要紧的事,男人们便叼着烟不约而同来到这里,天南海北地闲谈;那些吃饭较晚的人,也端着饭碗过来,一边喝着稀饭,一边听大家说话。妇女们也是要乘凉的,不过她们要晚一些。她们来时,打算长坐的就会自带一只小凳,时间短的便站一会就走了。

邻居老徐深吸了几下稻田里飘来的香味,开心地说:“再等几天就可以打谷子了,兄弟们,你们还是要来帮我哈!”“没问题!”“要得”“好”……回应的声音很快响起。张婆婆的声音带着期盼和不舍:“儿子给我打电话,准备年底回来把水牯牛卖了,买一台小型耕种机,那牛我哪舍得卖哟!”随后,似乎每个人的话匣子都被打开了:某某家新买了电视、手机;某某家的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玉米用上了良种,产量明显高了,成本却低了;某某家新买了小汽车,沿着柏油路一直开到村里,轮子上泥土都没有……从他们零零碎碎的闲谈中,清滩村日新月异的变化似乎组成了一幅清晰的画卷。

秋夜的天空繁星点点,浅浅的月光在树阴下有些斑驳,一团飞萤打着绿色的灯笼,翩翩起舞着,在碾盘不远处缓缓移动着,为闲聊的人群添了几分情趣。

四川苍溪赵晏